

俄國革命後的 文學

克希麻夫著
金冥若譯

俄國革命的後文

馬克希麻夫著

金溟若譯



上海

開明書店

民國十八年九月初版

實價三角

版權
所有

俄國革命後的文學

著者	馬克希麻夫
翻譯者	金 溟 若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開平街

開明書店

書 前

這本小冊子，轉譯自日本秋山炭六氏的日譯本，爲日本原始社「新俄研究」的第一篇。重譯者對於革命文學並沒有深刻的研究，至於新俄的研究，則更談不上。着手移譯此書是在去年暑假中滯留上海時，受未明社諸友的要求，節譯第一段「革命後的文藝一般問題」，刊於未明月刊上。揭登出來之後，自己也曾再讀一次，因爲原譯本本來就不大流暢，加之重譯者對於革命文學是一個門外漢，再加上文筆的澀滯，自己讀來竟覺得有好些地方還要費解。所以讀過未明月刊的讀者一定受了不少的累贅，借此先向未明

的讀者諸君和原著者敬表歉忱。

因了前述的原因，並且暑假後又離開上海到了這江北，天天被校課所迫，也就把這事擱在一邊，再也懶得動筆了。寒假中偶翻舊稿，竟找出了這篇半途而輟的譯稿，因之又在破書堆裏找出原譯本，細細地自頭至尾翫讀了一次，終究覺得這本書有譯下去的價值。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剛抬起頭來的中國，我想這本書也還算需要的。於是又鼓起勇氣來，花了六個夜晚，一口氣把牠譯完了。譯好之後，又把前譯的稿子也稍加上一點修改，就成爲這麼一本小冊子了。可是，自己看來終覺得譯筆生硬，但於原意卻還自信得過去，如讀起來有氣喘吃力之處，那只好求讀者諸君的寬洪大量，如肯賜以改正者，則尤爲感激不盡。

關於書中也無話可說，唯原譯本序中有一節關於原著的解釋，我想索性也把牠譯在下面，以便讀者諸君的參照。

「……著者哀夫葛尼哀夫·馬克希麻夫氏最近在題爲俄羅斯文學史概觀一書中，把中世紀以後的俄羅斯文學，劃爲四期，以一九一七年八月革命以後爲第四期。在革命之後，俄國文學從假死的狀態，遭遇了這件革命大事，一般文學家一時喪失了自己的藝術底創造性，唯有對於大事件的純敘情詩的反應，經過了這時期，跟着馬克斯主義的新政策並新經濟設施的完備，纔有以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爲中心而發生的許多問題。他引證了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批評家服龍斯基，托羅茲基，拔克達諾夫，羅喀契夫斯基諸人的論說，極公平而且率直地記述下來了……」

最後不得不聲稱者，此書之所以得能譯下去，都賴老友每戡和未冬給我許多勇氣，又承劉文若兄替我仔細校閱了一次，故附筆對他們略示謝意，並向讀者聲明，此譯如果對於旋轉頭來要探望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及文化的諸君有些少的裨益處，那都是他們的功績。如果背離原著，有冒瀆作者之處，則罪在我。

一九二九年，二月，譯者序於南通州。

目次

革命後的文藝一般問題……………	一
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詩法……………	三三
十月後的藝術底散文之概觀……………	七五

附錄

關於藝術底社會學之學術會議……………	一〇一
--------------------	-----

革命後的文藝一般問題

最近極新鮮地殘留在我們記憶裏的八月和十月革命，產生了宏汎的學術底乃至民衆底文學；在各種學校裏，很盛大地在用社會底，或政策底意味在教授着。原來，那雖說是去習得現於歷史底的潮流之中的文學的意思，但是我想我們所研究的工作之目的，卻還是去追索與文學有最直接關係的社會現狀的特質，最爲重要。

革命的初期，同時，常有市民鬭爭，干涉，或因那些而發生的破壞，饑餓等隨之而起。於是，在那時候，文學就陷入假死的狀態了。

這文學的假死，牠的原因，不僅只有從政治上乃至社會經濟學的性質而來，並且也由如下的一種純心理學上的原因而來。

就是，文藝家的心理，在那些時候，受了革命的狂飆也非常的動搖（雖說，自然是一時的）除了只對於事情的純敘情詩的反應之外，完全失卻了藝術的創造性了。

從入了革命的第二期以來，一邊隨着政治底和社會經濟底的設施的完備，文學的活動開始了復興；一邊文藝家的心理也不僅止於敘情詩的範圍了。十月革命後的諸作家的認識之上，是根基於新的社會組織，在他們的文學底作品之內容或形式之中，關於他們的創造底諸問題之特質及其存在生出疑竇來了。

舊的俄羅斯已經成爲廢墟了。而多數作家，早已認爲俄羅斯是再也不能興起了。但是新的俄羅斯還是不充分的。雖說俄羅斯正在貫注自己的全力，來培植新的生命；但是要達到所豫定下的建設事業的完成，想來今後尚須十年間的歲月吧。

隨着舊的俄羅斯，雖然還沒有完全消滅，但是舊的讀者的數目已經非常減少了。知識階級 (Intelligentsia) 不僅把舊的讀者完全當做例外的，自己的民主主義底或勞動階級的同伴，並且還以爲他們是純然的布爾喬亞派的同伴了。

文學也許當然是有許多的例外，於多數的勞動者中間可說是無關牽涉的。而且這個，在有些民主主義的傾向的作家，舉例說，像尼哀克拉斯夫，那

是一個悲痛的戲曲的起源了。

在他的作品『挽歌』之中，憶起了像下面的一段悲愁的言語——可是，只要靜靜地，我歌唱他的事情，把詩人的幻像獻給了他；但是，唉，可悲的他，並不傾耳，也不答覆——（註：他是指國民而言。）

但是，不管他們怎樣的悲愁，事實終於是事實了。其結果，

『與其供獻給多數，須先獻給所選的少數的聽者』

這句話是成為俄羅斯文學裏很久被傳述的一句話了。

但是俄羅斯的作家們，他們都深信會有新的讀者出現，來代替舊的讀者。

在社會生活的活舞台上，占牠的第一位的大多數者，第一是普羅列塔

利亞，同時是農民的一部份。他們碰到了未曾有的歷史底社會改造，各自在演着「新的建築物的經營」的腳色。文學既不是爲少數者而存在，對於他們的出現，不注意是不可能的；毋寧說不可不奉仕他們的了。但是這是極困難的一個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從前的文學，的確是不曉得他們的趣味和他們所要求的是什麼，因之對於他們的觀念（Ideology）是不介意的。所以與舊的文學同時，舊的藝術也差不多滅亡了。代替牠們的，當然要產生出新的文學和藝術。

那麼新的文學和藝術到底是怎樣的東西呢？對於這個質問，在事實上，已經給了決定底，並且理論底答辯；所以從同現代文學攜手的人們之中，尤其是關於代表的作家來留意一下罷！

現在，先就所謂普羅列塔利亞特文學來敘述罷。一九一八年，在第一次全俄無產階級文化開發編制會議的席上，由那位著名的馬爾克斯特·亞·白戈達諾夫所提議的『爲了新社會的事業，鬭爭，建設，「普羅列塔利亞」須有自己的藝術的必要。文學是藝術的靈魂。是勞働集產主義。他的階級藝術，是從勞働集產主義的意味來接受，來反射；而且表示情感，鬭爭，或創造的意志。』的這個決議——已經被承認了。

對於這解釋，含有如下的意味。

舊的藝術的寶物，縱使牠在普羅列塔利亞特是有價值的遺產；或者他們所遺留下來的寶物是能成爲舊的世界或新的世界的建設的武器；但是也不能無批判的接受牠們。假使收受了牠們，恐怕使勞働階級會感染了時

形的支配階級文化的臭味。因之，對於那些必須深深的注意，並且有依據批判的解釋法去攝取的必要。於一九二〇年，那位亞·白戈達諾夫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創造的路』和同年出版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文化』之中，他說勞働集產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特藝術』的靈魂；他想以這解釋，來明瞭新舊藝術的不同。他說——

『自覺了的集產主義，是不斷地在給與新的刺戟物，並且一邊在刷新藝術家的工作的全意義。從來的藝術家是在自己的工作裏面表現自己的個性的，但是新的藝術家是在自己的工作裏面，或者於全部工作，覺着而且感着在創造偉大而完全的東西——「集合性」(Collective)了。前者的本義，是自己的價值，即「我」的表示，那是向上的資源；但是後者的本義，即是認

識深遠而且宏汎的集合性的體驗，是對於牠的創造和生活的啓發的，進取底關係之表示。前者還能夠半意識的去憧憬着實際生活，或回避實際生活都能夠的；但是在後者呢，必須以真理或客觀來做他們的工作或鬭爭上的集合性的支柱。且前者也許以藝術上的證據爲重，而後者卻以藝術的證據不外乎藝術家持有努力的，有生氣的意義去接近集合性罷了。」

對於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開發編制會議的議決和白戈達諾夫的課題，在第三國際的第二次會議的時候所組織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文化開發萬國事務局實行委員會也對牠留意起來了。由委員會的代表者亞·羅那、茶爾斯基、祕書威·伯利恩斯基及委員馬克列茵（英）、萊否爾（法）、革爾服（德）、蓬白支（伊）及恩白爾·鐸羅茨（瑞）等所署名的布告「給——萬國

的普羅列塔利亞大眾」之中，揭示「由新的藝術的幫助，有連合勞働階級的感情的必要」「在那裏決不能與舊的文學家或藝術家結合」並且「新的藝術家」是當然能攬到過去和現在所能達到的一切文化吧；但是那不僅僅「單是一個聽講生，並且是將於集產勞働及對於牠的鬭爭的共產主義的經濟以及友誼的關係的地盤之上，欲建設新的建築物的經營者」云云。

在前述的議決文裏，又明明的寫着——

第一，普羅列塔利亞特必須創造自己階級的藝術。

第二，勞働的集產主義必須要是藝術的靈魂。

第三，舊的藝術的繼承是只可「在批判的文化沒有錯認的條件之下」